

# 在台波逐五十餘載

(十九)

## 從沒有家的家鄉流浪到有家的異鄉

● 郎萬法

### 廿二、會公會理事長任內

四十八「人老春天過，巔峰即下山，別無他選擇，坡道更辛酸。」忘記這是誰寫的一首歎老詩。民國七十一年，筆者已六十六歲，應該算老了。就在這一年，被選為台灣省會計師公會理事長，開始為公會而忙碌；又擔任財神酒店破產管理人范光群律師的輔助人，等於做飯店執行事務的老闆。又籌組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常到財政部開會，後來又發起為基金會募款，陪著笑臉，非常辛酸。不久，中小企業協會改選理監事，又當選監事，為

增加了人際關係，只好參加活動。就在這年三、四月，國際獅子會三〇〇 A二區，區務會議，由吳祖聖監督提案通過要本人準備，自七月份開始接他的職位，承乏監督，以分身乏術，推脫未就。同時，我老伴以超過一般公寓兩倍以上價款，買下僑福花園大廈最大一戶。在下得知後，驚問：「你決定買這樣貴的房屋，叫我向那裡弄錢，這不等於叫我上吊嗎！」讀者聖明，教書匠，教的再多，也賺不了幾個錢；會計師的業務收入，也不過維持開銷而已；人無外財不富，馬無夜料不肥。既無多餘資金，如何籌措

房款！我內人開玩笑對我說：「那你就去死吧，我來想辦法。」其實拙荊十多年來，她看到好地段有房屋廣告推出預售，如係較好的營建公司，她就去訂購，再設法標會分期繳款。買了再賣，賣了再買。如此這般，循環下去，就靠她有這種卓越的眼光，積攢下來的錢，再加上三榮公司偶爾分到的些許股利或紅利在內，她才大膽買下她想定居的僑福。於是就在這年春夏之交，舍間自凌雲搬到台北信義路四段二〇七號僑福K棟七樓。因此，這一年應該是事業的轉捩點，也算工作上與生活上的巔峰了，從此也可

以說進入老境。「別無他選擇，坡路更辛酸。」照說，以現代人看法，六十六歲還不該算太老，可是中國歷史上的人物，能活到六十六歲的，還真不多，所以該說「人老」了。記憶中，只有曹操、蘇東坡、林則徐活到六十六。劉伯溫活到六十五、劉備活了六十四、陶淵明活了六十三、劉邦與曾國藩活了六十二、王羲之與杜甫僅不過五十九、韓愈才活到五十七、諸葛亮僅僅活到五十四、文天祥只活了四十八歲。由此可見能活到六十六歲，已不容易了。說到以上這些人物，雖享盛名，十之八九，工作上、生活上都很辛酸。不過，「富於筆墨守於命；老在鬚眉壯在心。」老歸老，辛酸歸辛酸，還是要學諸葛孔明，「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下面這段話是寫本人當選會計師公會理事長的過程，可以拿當笑話來看。話說民國七十一年二、三月間，關心公會會務的先進道長們，如徐光

前、齊上達、涂芳輝等人，幾度不恥下問，擬徵召在下馬競選應屆理事長。驟聞之下，難免感覺受寵若驚。由於不才一向心如止水，不求聞達，因而再三婉謝關愛之雅意。迨後接近選期，又蒙多次曉以大義，只好首肯試行。最初擬定承乏台北市，幾經核心人磋商，又調派在台灣省。「省」也好，「市」也好，本無軒輊，原係被動，一切順其自然。俟排定後，卻發現本人未在台灣省登記會籍，若非及早發現，退市公會，入省公會，否則，會員資格沒有，怎麼選理事長，屆時豈不大擺烏龍。凡事都要「未晚先投宿，雞鳴早看天。」若不先作仔細考慮，臨事周章，難免貽笑大方。

現在就來看看我本人在會計師公會，究竟做了些什麼。舉其犖犖大者，分述如次：在未當理事長之前，就倡導發行會計師會訊。在我撰寫的創刊辭裡就說，「……旨在以文會友，使會員彼此了解動態，相互連繫；按

時介紹法令，報導有關消息，進而促進同道砥礪切磋，交換心得；在業務上精益求精，提供高水準的服務，以建立會計師高度權威。」於是乎每月一本，雖然除了不才之外，尚有李仍晃、林進祥、劉燈發等人群策群力，能每月如期出版，也不簡單。

迨當了理事長之後，我們出版委員會又主張編纂稅務行事日曆手冊，用為供給同道或商家，作報稅「時效」應行注意事項之參考。編纂工作中之伙伴，都以服務為本，有時挑燈夜「戰」，還自掏腰包，你請、我請，為大家宵夜。雖然辛苦，可是我們這些位「傻瓜」委員都樂此不疲，且非常愉快。

稍後又開始買賣公會會址之房屋，由於重慶南路和平西路螢橋附近，那所很不規則的兩戶舊公寓，既不敷使用，亦不雅觀。便驚遷喬木，搬到紫氣東來的仰德大樓。先費盡唇舌，說服省市公會理監事，後經同意，再

籌措財源，也請各公會推派代表，在賴崇慶、朱寶奎、柯長崎、羅森、路光廷等理監事鞭策監督下，由本人出面簽約出售舊址，買下新所。追想當時情況，大家團結和諧，無私無我，同心協力，終於達成。若當時優柔寡斷，或吹毛求疵，就不會有仰德大樓這層堂皇的會所了。這真是前人種樹，後人乘涼。

未幾，美國在台大陸銀行按照我國會計師簽證資料放款而吃倒賬，向財政部提出申訴。政府為提升會計師工作水準，促使公會成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籌備小組。前後開無數次會議，研商基金之籌募，章程之草擬，董事人選之安排，工作項目之擬訂，以及申辦法人之登記等等，無不煞費周章。其間，有林進祥先生等負責草擬章程與法人登記，朱寶奎、陳家振諸先生負責規劃工作項目以及基金之運用，宋作楠、徐光前、賴崇慶諸先生與本人負責人事之安排並發動捐款。

由於財政部徐立德部長宣稱：財政部為協助基金之設立，以民間籌募所得之兩倍，作為籌撥相對基金之目標。換言之，會計師籌得一千萬，財政部便籌撥二千萬，則基金便落實為三千萬，越多越好，以六千萬為限額。記得省市公會為籌募基金，假借民眾活動中心，召開臨時會員大會。由在下擔任主席，並扮演跑龍套，穿梭會場，捧著認捐簿四處化緣。厚著臉皮，陪著笑臉，好話說盡。為了增加金額，先請幾位財力雄厚如邱朗光道長為號召，他先認捐拾萬元。到了最後又逼著徐光前、宋作楠二位先生出面亦步亦趨，打躬作揖，拜託大家認捐，可惜他二人出面時已近尾聲，效果不大。這確實是費力不討好的苦差事，結果，好歹為這個基金會募集了八百餘萬元，其中尚有非會計師的鄭丁旺博士慨捐五萬元，十分難得。不料事過不久，徐立德部長離職，二與一之比的諾言無法兌現。只好由證管會

白培英主委代為向證券公會等單位籌措慨捐。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並請白主委任董事長，總算順利成立。而證管會後來為加強提升會計師執業品質，於民國七十四年，由於本人亦屬全聯會一員，又協助全聯會組成會計師講習班。訂定自律條款經過過後，一體遵行。其中規定，只要執行簽證業務，無所謂大牌小牌，一視同仁，統統得持續進修，每年未達進修時數，不得簽證。進而不但有會計師進修，連同各個事務所同仁亦經常參加開班上課。記得不佞繳費聽課時，講師偶爾係本人受業生，看到老師在場聽課，少不了客氣幾句，說老師都白髮蒼蒼還來聽學生講課。於是就有人開玩笑說：「這是當年他當理事長訂下的規矩，現世報，叫他作繭自縛。」不過，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止于至善，能這樣，也是好的。全聯會政務在以上這些事項之後，不久，財政部欲藉修正稅捐稽徵法之便，增設

「稅務代理人」條文。為給退休稅務人員找出路，也給地下會計黃牛行方便。通過後，不是會計師，也可以當代理人。若一旦立法通過，勢必影響會計師生存空間。公會理監事，鑑於茲事體大，迅即召集會議，因應對策，除立刻編印「設置稅務代理人正反言論集」之外，並責成不才草擬請願書，分送立法委員參考。並有勞張龍憲道長陪同本人，冒著傾盆大雨，走訪周玉津、陳文龍二位財經教授，央請他們以學者立場，在報端發表鴻文，剖析「稅務代理人」之弊端，用為提醒有關人士，懸崖勒馬。緊接著，馬不停蹄，本人與陳家振、賴崇慶我們三位理事長，親赴內湖與新店中央新村，遍訪相關立委，說明利害得失，懇請大力支持。仲秋節前，不佞又與林鴻基道長相偕到處拜節。旋又在梁再添、巫永固二位道長陪同下驅車至桃園、苗栗、台中等地拜訪散居各地立委。每次奔波下來，除旅費自掏

腰包外，也有兵疲馬乏之感。不過上述各位熱心同道，汗水幸未白流，都有成效。立法院七十五年會期中，並有高雄同道在許克榮理事長號召領導下，搭機北上與台北同道會師，群集立法院助陣旁聽。因而「稅捐稽徵法」增設稅務代理人條款之修正草案，在多數立委異口同聲反駁下，未予通過，終于擱置下來。胡適之先生曾謂：「要怎樣收穫，先怎樣栽。」這一仗打得雖然辛苦，卻贏得相當漂亮。

1. 去日本開世界年會

上段文字是報導本人處理國內每位會計師本身相關事項。同時也是說明不才擔任省公會理事長時，份內之工作。所以就籠統介紹，並未分成篇章節目。但這一段要講的，則與各個會計師本身無關，卻與整體會計師顏面有影響，乃屬於代表國家榮譽與立場的問題。同時這一年，也是本人被推為我國會計師全國聯合會理事長，

任內的重頭大事，所以單獨列為一節。表示與上述內容懸殊，用為醒目。話說，在朱慶堂國代擔任全聯會理事長之年代裡，嘗自誇他對全聯會的貢獻，端在能維護中華民國會計師在世界會計師年會裡，仍保住會籍，未被中共打壓驅出，而能屹立不搖，全靠他努力的成果。不但沾沾自喜，且有非他莫屬的味道。所以他老先生始終要把持全聯會理事長這份寶座不放。其中有什麼玄機，局外人就不得而知了。後來經過徐光前先生等堅決主張新陳代謝，並運用各種方法相逼，朱氏見大勢所趨，只好讓路讓賢。先後有陳家振、徐光前兩位先生各別主持了一陣子，迨至民國七十六年大家又推派區區承乏全聯會理事長這份任務。湊巧，就在這一年，正好是世界會計師年會在日本東京舉行。如果本人參加後而被排除，最後繳羽而歸，豈不身敗名裂，永留污點。於是不得不事先策劃，小心翼翼未雨綢繆。

由於本人好友陳家振道長與駐日亞東關係協會副代表林金莖先生，係高考時同榜年兄；以及好友陳世昌道長與日本公認會計師協會理事們有舊，且經常來往，乃商請兩位鼎力支持。這兩位好心同道，不但願意協助，且出了好多點子。並異口同聲說，除向各國會計師有關單位去函致意，商請屆時支持外，要在會期之前先行前往日本地主國鋪路。在惠而不費的原則下，先到鶯歌鎮，市拿陶瓷廠買壹座青花仿古花瓶，做為訪問日本公認會計師協會之見面禮物。再到經濟部手工藝品供銷中心，採購些價廉物美的中國結連同吉祥話的裝飾品，買了三百多個，旨在多多益善，作為屆期贈送與會各國會計師之紀念品。二位陳先生為我設想，的確週到，真所謂三人行必有吾師。並在未去鋪路之前，先由二位陳道長通訊連繫，約好拜訪日期，用為絕不空入寶山。到達那天，由陳家振兄帶頭，先去亞東協會，會

晤了林金莖副代表，也會見了馬紀壯正代表，均宣稱盡力而為之。再去日本公認會計師協會，透過陳世昌的人際關係，所有協會首腦人物，均出席接待，彼此交談甚歡，氣氛十分融洽。是晚，人家還設宴款待。為了禮尚往來，翌日我們再行回敬一次。一來一往，卻建立了深厚友情，無不首肯屆期竭力支持，並設法阻擋中共代表入會。為了一諾千金，把握機會，又相互乾杯為盟。「解鈴還須繫鈴人」，有地主國代表人物承諾，就放心多了。我也從內心感激陳世昌兄「拔刀相助」，肝膽相照，用心良苦，真是不虛此行。從此，也奠定了本人與世昌、家振刎頸之交的友誼。

歸來後，立刻去函道謝，再將合影照片洗好之後，連同照片再去信致意，旨在維繫這份感情，避免冷卻。所謂冷灶必須不斷的燒，才能恆溫。常諺「乾親必須水來淋，沒有水就斷了親」。本人一再努力，只是盡人事而聽天命，未到正式開大會，就無法定案。常諺，度日如年，那些時，正是對不佞的寫照。

會計師世界年會，訂於該年十月十日假東京武道館舉行。時間一天天逼近，本人更是無法安之若素。八號那天我們幾位就登程了，由於這是正式開世界大會，為了以壯陣勢，八、九兩天，多位會計師，都是自掏腰包前往助陣的，大有人在。記憶中，除了本人與陳世昌、陳家振、蔡蜂霖之外，還有陳秋芳、蔣書棟、朱立容等人，再有那幾位，一時記不起來了。我們下機後，有日本三榮會社派車來接。記得蔡蜂霖兄吃我的老豆腐，開玩笑說：「郎老爺子，在日本還有地盤，有私家司機，開凱迪拉克大轎車來接，了不起，夠派頭。」我也開玩笑回說：「沒有三兩三，怎敢上梁山。」實際上我這時心情，仍在忐忑不安。一行下榻新宿王子飯店，一夜無話。翌日開始走訪亞東關係協會以及

日本東京公認會計師協會，兩處都熱誠接待。『不空入寶山。』

由二十號那天，大會正式開幕，各國嘉賓各自就位後，台上貴賓，陸續有日本皇太子、英國王室爵士、各國使節，先後光降。少頃日本總理大臣曾中根亦駕到，這位大臣先向皇太子鞠躬再就坐。這時本人用目注視台上人物，看來看去，總是無法識別有無中共大使在坐。我在想，我們跟日本無邦交，原則上日本政府還是會轉叫會計師協會，寄發請柬給中共大使館的，寄不寄權在協會。但不久，欣見亞東關係協會林金莖副代表被邀上台就坐，我振奮了。知道了中華民國會計師會籍，未被排除，我心定了。因為那時節中共與我們仍舊雙方對立，有他無我，有我無他。這時候，儘管「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了。」這份功勞，究竟是我與陳世昌兄向日本公認會計師協會，勤送「秋波」交流運用的成就呢，抑是陳家振兄

拜託林金莖副代表向日方交涉樽俎的成功！當其時也，本人既不探索，也不辨解，能完成任務就行。總之，大家對我都有貢獻。此時此刻，我們一行都興高采烈，相互握手拍肩致意，我也喜極而泣。想一想幾個月下來，

念茲在茲，就為了這一剎那，得來真不容易。中共對日有邦交，在這種盛大場合，不邀請中共大使，反而邀我們的林副代表。可見林金莖副代表在日本政治圈裡，縱橫捭闔，有多大的影響力，國家有此棟樑，真值得我們驕傲。讀者也許會奇怪，為什麼只提林金莖副代表而不提馬紀壯正代表。我這裡不妨先穿插一段本人曾在民國八十二年政府發表林金莖為駐日正代表時，披露在中外雜誌的報導，謹摘錄一部分，便可知梗概。：「林氏早年是駐日大使館秘書。歷經滄桑，後來擔任亞東關係協會副代表，先後在日本持節三十年。由於有為有守，縱橫捭闔，在日本外交界，頗孚眾望。」

與竹下燈首相是同學，跟福田赳夫、岸信介首相是好友，和金丸信副總裁是莫逆，凡屬日本政界人物，無不與林金莖有交情。漫長歲月中，不管馬樹禮、毛松年、馬紀壯，任何一位正代表，遇到疑難雜症，只要有林氏在，無不迎刃而解，從未有辱使命。這倒不是我信口雌黃，而是兩位馬代表親自對本人現身說法。表示林氏廣結善緣的結果。：「實際上，馬紀壯只是有其名位而已。許水德被派去之後，林氏調回台灣，在經合會當委員。不久，又被發表去日本接替許水德當正代表。立會指，許自誠對林氏調回台灣那段時日，曾參加復旦大學校友會。由於他跟老同學都不熟識，當時自然有些孤單，不佞一眼見到他一人枯坐在那裡，便上前招呼陪坐敘舊外，並介紹些有影響力的校友跟他交談。從此，他又被選為校友會理事，於是我們之間，更加親密了。」

九二一台灣地震時，林金莖已是

亞東關係協會的會長了。小兒世聖好友，台北進出口公會常務理事黃振進先生的日本朋友蒞台，要捐大把鈔票，用為賑災。為了找相互有關機構，乃透過筆者與林會長連繫，兩好併一好，約定時日，授受各得其所。我們在场見證觀禮，任務達成後，黃振進先生擬邀林會長與日本捐贈人餐敘。林氏宣稱：「如有郎教授參與，我可以考慮，否則我不參加，同時一定要請郎教授坐首席才行。」可見他老兄對區區，何其重視，也許這就是緣分。

當年世界年會當晚有酒會，我們在東京參加的會計師都被邀出席，本席還被邀請上台會同日本公認會計師協會會長一同敲開用草繩捆綁的大酒罈。表示節目開始，亦象徵大會成功。我能被邀上台，這表示對我國的尊重，同時我個人也倍感榮寵。

翌日晚間，由本人以中華民國會計師聯合會理事長身分，自費邀約各方貴賓聚餐，表示答謝各方面對本人之盛情。並拜託三榮會社代訂中華料理，席開四桌，有亞東協會林金莖副代表及有關官員，日本公認會計師協會各位首長，以及三榮會社和泉會長等主腦人物與三榮會社簽證會計師堀山先生等。應該說群賢畢集，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中間並介紹日本會計師協會首長，跟我日本三榮會長和泉國夫，還有三榮簽證會計師堀山等相識。當時三榮和泉會長以不屑的口吻，對日本堀山會計師講：「怎麼搞的，你連東京公認會計師協會首長，一個都不認識，還得有勞我們台灣來的三榮公司董事長郎先生代為介紹，多丟人！」我聽了之後，很客氣的對和泉會長說：「日本的會計師太多了，不會都認識。」用來打這份圓場，否則豈不太尷尬了。開宴前，本人說了幾句感念的開場白，就請林金莖副代表致詞，請陳世昌兄翻譯。其實林代表口語很好，當時為了國格，不好用雙聲帶發音故也。散席時，三榮

為我備車，我反而讓台灣來的部分會計師搭三榮為我備的轎車，我本人卻勞駕和泉會長用計程車送到旅邸，完成了一場不平凡的慶功宴。也達成了維護會計師世界年會，繼往開來中華民國會籍的心願。十月十二日，便以告慰心情很愉快的回到台灣。

2.冤家路窄又碰上了

這一段話題與會計師整體業務無關，乃是評鑑各別一位會計師簽證報告是否適當，係對會計師個人懲戒事項。由於這種事，好處一點沒有而會得罪人有份。所以誰都不願意插手，推來推去，又推到理事長頭上。本人既身為理事長只好硬著頭皮上了。

回憶記憶中事件的原委，是蔡辰洲經營的國泰塑膠公司，財務上發生問題，而影響一位會計師簽證報告是否屬實，審核人各有歧見。於是懲戒會來文，要求公會派員評鑑複查答覆。站在評鑑立場，除對簽證會計師查核資

料，再加評核外，有必要問及委託人是否有隱瞞，是否提供不實之資料，而促使會計師做出不實之揭露。由於當事人蔡辰洲身陷縲紲，被押在土城看守所，要面對面詢問，就需要「移樽就教」進牢房探訪。去的時候，要帶證件，辦好接見手續，再隨著工作人員引導，穿過一道道鐵門，才進到這間屋子裡等待。然後由工作人員再進到監房，把蔡辰洲帶出來，彼此相談。蔡氏一見是我，心裡少不了一愣，怎麼會在這種場合又遇上了郎萬法，不啻冤家路窄。由於蔡氏父子曾經言而無信，騙過筆者一次，詳情，參見本文第十四章，中外雜誌第四五六期（一三頁之（四））。當時我們平白犧牲了四千多萬元，他還得了便宜賣乖而幸災樂禍，還豬八戒倒把一耙。他若在腦海裡回想起那項恩怨，彼此雖不是仇人亦是冤家，他今天焉能不「作賊心虛」，而心驚膽戰。可能會認為我郎某人，一定會利用機會報復

而落井下石。所以這次見面，他面有難色，表現驚慌失措的樣子。他當時不知我為何而來，才有這種神態。記得有這樣一副拆字妙對，用在這種地方倒很適當：「奴手是拳，切莫亂拳奴手，人言為信，不可輕信人言。」他倒真不想跟我握手，我倒主動跟他握手。當年我應該堅決不信他的人言，無奈可也信了，結果噬臍莫及。

書歸正傳，探監之後，是我先開腔：「我今天是以前會計師公會理事長身分受懲戒會囑託，來跟你談談你們國泰塑膠簽證會計師查核上的種種問題，希望有問有答，最後還要你在筆錄上簽字，你放心我絕對說話算話，絕不會由於前愆未了而來打落水狗，我們之間過去的，只要你承認是要我騙我就行，我自然既往不咎。你現在是在『難』中，君子成人之美。橋歸橋，路歸路，我不會藉機報復。」我說到這裡，蔡辰洲落淚了，可見人還是有良心。最後，我問他答，很合作

，雙方簽字，副本給他保留，我不會添枝畫葉，應該算以德報怨。

蔡辰洲很聰明，可惜聰明反被聰明誤。請問，「既有今日，何必當初」。既有今日之下場，錢再多，又有何用！當初何必為了錢，叫我們上當，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但願每一個人，不但有羞恥心，而且都能改過向善，則民德歸厚矣。

### 3. 許歷農是位好將軍

這段卻與會計師個人業務無關，而是人家所以會找會計師加入行列，就是要藉會計師之名，用來取信於大眾，才點名找你公會理事長參加，端在來指導，來見證。講好，這是公益，不給待遇，卻有責任。於是省市公會理事長，不但不爭，反而推讓。最後，又是本人勉為其難，接受了這份並非見義勇為的義務工作。但這項義工對會計師的聲譽關係重大，為了毀



譽操之在我，所以做起來，如臨深淵如履薄冰。非得認真不可。經過了半年之久，尚無隕越，總算未辱使命，在有口皆碑下，完成了任務。

這是在解除戒嚴之後，可能是民國七十七年的事，政府准許老兵返鄉探親，各界善心人士，為了補助老兵榮民川資，都肯慷慨解囊，集腋成裘的結果，累計了幾億元捐款，並將該款交付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來保管來處理。當時退輔會，怕有流弊，人言可畏，主任委員許歷農上將，為了以昭公信，爰廣邀捐款人士以及各界名流，如社會賢達徐亨、報界人物王效蘭、律師劉樹錚、演藝名星劉家昌以及紅十字會秘書長等，當然還有筆者郎萬法會計師一共不下上百人集聚一堂開會。旨在報告捐款名單與金額，草擬發放辦法與標準，擬訂處理程序，以及輔導返鄉流程等等事項。敬請與會人士付諸討論，然後修正通過，用為行事依據，付予實施。同時推

選監督指導小組人員，計有徐亨、王效蘭、劉樹錚、郎萬法等十多位，並推徐亨為召集人，王效蘭為副，郎萬法的名銜可能是監督執行人。反正管錢的事，最後弄來弄去都會弄在會計師郎萬法身上。

開會當天，湊巧筆者與劉家昌坐對面，寒暄過後，知道劉家昌是政大校友、韓國華僑、山東同鄉，且與本人好友李大木書畫家是親屬，雖然片刻交談，好像一見如故。由於開會場合，不宜大聲喧譁，我們便悄悄聊起來哉。先說好聽的，讚美他有作曲天才，所譜的曲子，都很好聽。因為那天現場是為榮民返鄉，回到對岸共產區，觸景生情，不才便說：「家昌老兄，你的中華民國頌，若改為中華民族頌，豈不是老兵返鄉都可以照唱不誤嗎？」他點點頭，認為我說的有道理。接著我又說：「你這闕歌詞，好是好，開頭幾句，與事實不符，若能改一改，則完美無瑕了。」他便問：

「郎老你認為那裡要改？」回稱：「我是隨便一說，不一定正確，可以參考而已。是這樣，你第一句：青海的草原，一眼看不完，喜馬拉雅山峰相連到天邊，古聖和先賢，在這裡建家園：。問題是我們的古聖和先賢，那一朝，那一代跑到青海，跑到喜馬拉雅山建過家園，這兩句有點離譜。為了押韻，不妨改為：『西北的高原，一眼看不完，祁連、賀蘭山，峰峰相連到天邊，古聖和先賢在這裡建家園。』這樣，稍微說得過去，也說得通，起碼傳說中，軒轅皇帝以及唐堯、虞舜接著夏商周，甚而北魏與遼金夏的夏，都在西北高原與賀蘭山、祁連山下建過家園。若這樣一改，不但字數相同，韻腳一樣，也接近事實，你看如何？」我說完了，他頻頻說是。可惜原曲原詞已流行開了，無法改動。可見，積非成是，只好見怪不怪了。

散會過後，再未跟劉家昌碰面，但卻常到退輔會開會、辦事、吃飯。

不單我來，小組人馬，也都常來，只不過財務與會計，除了退輔會本身要盡力外，社會賢達以及律師插不上手，多半落到會計師我郎某人手上。於是乎跟主任委員、副主任、秘書長、處長等經常有接觸。主委許歷農許老爹，為了親暱，開始稱我郎老師，等於一乎百諾，其他將領們都跟著叫郎老師。真是你儂我濃，就像李白詩句「春風拂檻露華濃」一般。工作也好，說笑也好，都打成一片，一團和氣，非常愉快。為了慰勞，偶爾也擺上酒宴，有酒食先生饌，其樂也融融。甚而許主委還將退輔會管轄範圍的機構與財務扯上關係而有糾紛時，盡可能都委託郎老師的事務所來辦理。這也是只問耕耘而得到的收穫，有口皆碑就是了。

有一天，本人到退輔會「上班」，一位科長替我拉門，再引導我上電梯，很客氣的，叫一個郎先生，好親切。我倒反問：「一般都叫我郎老師，你為什麼不叫郎老師。而叫郎先生！」他回稱：「我沒資格稱郎老師，凡稱郎老師的除上將蔣中將之外起碼也是少將，將處長才行。我們校官不敢高攀。」原來如此，可見軍中倫理觀念，如此講究，連對一個草民稱呼，都劃分界限，好可愛喲！聽說，許老爹主委任上，恩威並重，也認真工作，嘗以「會」為家，經常在退輔會裡過夜，晨起，盥洗完畢，就開始辦公，若公出也輕車簡從，頗有大禹治水精神，三過家門而不入，這樣肯做事，會做事的好官，現在恐怕鳳毛麟角了。

（未完待續）小聯人員，惜言



# 滾滾塵緣

孫樹模 著

「滾滾塵緣」，所談止於風月。其實，文學、戲劇、音樂、美術與人生，幾者都是密不可分的。不論你所學為何，不論妳從事何種職業，如果生活不能藝術化，生活中缺乏文學的滋潤，那是何等地枯燥無味！「人、應該每天聽一點音樂，讀一首好詩，看一幅美畫，同時，假使可能的話，說幾句通情達理的話。」信耶？非耶？端賴讀者去品評了。

作者：孫樹模  
出版社：聖文書局

地址：台北市龍江路108號3F  
劃撥帳號：0739333-2號  
定價：台幣280元